資治通鑑/卷2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二 唐紀十八

► 卷二百三

起重光協洽，盡重光大荒落，凡十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02卷

卷第二百二

【唐紀十八】　起重光協洽，盡重光大荒落，凡十一年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咸亨二年〈（辛未，公元六七一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甲子，上幸東都。

夏，四月，甲申，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，以安集五咄陸之眾。

初，武元慶等既死，皇后奏以其姊子賀蘭敏之為士擭之嗣，襲爵周公，改姓武氏，累遷弘文館學士、左散騎常侍。魏國夫人之死也，上見敏之，悲泣曰：「向吾出視朝猶無恙，退朝已不救，何倉卒如此！」敏之號哭不對。后聞之，曰：「此兒疑我！」由是惡之。敏之貌美，蒸於太原王妃；及居妃喪，釋衰絰，奏妓。司衛少卿楊思儉女，有殊色，上及后自選以為太子妃，昏有日矣，敏之逼而淫之。后於是表言敏之前後罪惡，請加竄逐。六月，丙子，敕流雷州，復其本姓。至韶州，以馬韁絞死。朝士坐與敏之交遊，流嶺南

者甚眾。

秋，七月，乙未朔，高侃破高麗餘眾於安市城。九月，丙申，潞州刺史徐王元禮薨。

冬，十一月，甲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車駕自東都幸許、汝；十二月，癸酉，校獵於葉縣；丙戌，還東都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咸亨三年〈（壬申，公元六七二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辛丑，以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總管，將兵討叛蠻。

庚戌，昆明蠻十四姓二萬三千戶內附，置殷、敦、總三州。

二月，庚午，徙吐谷渾於鄯州浩亹水南。吐谷渾畏吐蕃之強，不安其居，又鄯州地狹，尋徙靈州，以其部落置安樂州，以可汗諾曷缽為刺史。吐谷渾故地皆入於吐蕃。

己卯，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。

夏，四月，庚午，上幸合璧宮。

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，上問以吐蕃風俗，對曰：「吐蕃地薄氣寒，風俗樸魯；然法令嚴整，上下一心，議事常自下而起，因人所利而行之，斯所以能持久也。」上詰以吞滅吐谷渾、敗薛仁貴、寇逼涼州事，對曰：「臣受命貢獻而已，軍旅之事，非所聞也。」上厚賜而遣之。癸未，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於吐蕃。

秋，八月，壬午，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。太常博士袁思古議：「敬宗棄長子於荒徼，嫁少女於夷貊。按《謚法》，『名與實爽曰繆，』請謚為繆。」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，請改謚。太常博士王福畤議，以為：「謚者得失一朝，榮辱千載。若嫌隙有實，當據法推繩；如其不然，義不可奪。」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畤曰：「高陽公任遇如是，保以謚之為繆？」對曰：「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，徒以日食萬錢，秦秀謚之曰『繆』。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，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，謚之曰『繆』，無負許氏矣。」詔集五品已上更議，禮部尚書陽思敬議：「按《謚法》，既過能改曰恭。請謚曰恭。」

詔從之。敬宗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，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，多納其貨，故思古議及之。福畤，勃之父也。

九月，癸卯，徙沛王賢為雍王。

冬，十月，己未，詔太子監國。

壬戌，車駕發東都。

十一月，戊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甲辰，車駕至京師。

十二月，高侃與高麗餘眾戰於白水山，破之。新羅遣兵救高麗，侃擊破之。

癸卯，以左庶子劉仁軌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太子罕接宮臣，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，並上書諫太子。太子復書，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，嘉納其意。頃之，右史缺，上曰：「邢文偉事吾子，能撤膳進諫，此直士也。」擢為右史。太子因宴集，命宮臣擲倒，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，及善曰：「擲倒自有伶官，臣若奉令，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。」太子謝之。上聞之，賜及善縑百匹，尋遷左千牛衛將軍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咸亨四年〈（癸酉，公元六七三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丙辰，絳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。

三月，丙申，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，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。

夏，四月，丙子，車駕幸九成宮。

閏五月，燕山道總管、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，俘獲數千人，餘眾皆奔新羅。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，高麗引靺鞨攻之，劉氏擐甲帥眾守城，久之，虜退。上嘉其功，封燕國夫人。謹行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，武力絕人，為眾夷所憚。

秋，七月，辛巳，婺州大水，溺死者五千人。

八月，辛丑，上以瘧疾，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啟事。

冬，十月，壬午，中書令閻立本薨。

乙巳，車駕還京師。

十二月，丙午，弓月、疏勒二王來降。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，諸部離散，弓月及阿悉吉皆叛。蘇定方之西討也，擒阿悉吉以歸。弓月南結吐蕃，北招咽面，共攻疏勒，降之。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。嗣業兵未至，弓月懼，與疏勒皆入朝；上赦其罪，遣歸國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上元元年〈（甲戌，公元六七四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壬午，以左庶子、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，衛尉卿李弼、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，發兵討新羅。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眾，又據百濟故地，使人守之。上大怒，詔削法敏官爵；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、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，立以為新羅王，使歸國。

三月，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
賀蘭敏之既得罪，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於嶺南，襲爵周公，拜尚衣奉御；夏，四月，辛卯，遷宗正卿。

秋，八月，壬辰，追尊宣簡公為宣皇帝，妣張氏為宣莊皇后；懿王為光皇帝，妣賈氏為光懿皇后；太武皇帝為神堯皇帝，太穆皇后為太穆神皇后；文皇帝為太宗文武聖皇帝，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。皇帝稱天皇，皇后稱天后，以避先帝、先后之稱。改元，赦天下。

戊戌，敕：「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，金玉帶；四品服深緋，金帶；五品服淺緋，金帶；六品服深綠，七品服淺綠，並銀帶；八品服深青，九品服淺青，並金俞石帶；庶人服黃，銅鐵帶。自非庶人，不聽服黃。」

九月，癸丑，詔追復長孫晟、長孫無忌官爵，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，聽無忌喪歸，陪葬昭陵。

甲寅，上御翔鸞閣，觀大□甫。分音樂為東西朋，使雍王賢主東朋，周王顯主西朋，角勝為樂。郝處俊諫曰：「二王春秋尚少，志趣未定，當推梨讓棗，相親如一。今分二朋，遞相誇競，俳優小人，言辭無度，恐其交爭勝負，譏誚失禮，非所以崇禮義，勸敦睦也。」上瞿然曰：「卿遠識，非眾人所及也。」遽止之。是日，衛尉卿李弼暴卒於宴所，為之廢□甫一日。

冬，十一月，丙午朔，車駕發京師；己酉，校獵華山之曲武原；戊辰，至東都。

箕州錄事參軍張君澈等誣告刺史蔣王惲及其子汝南郡王煒謀反，敕通事舍人薛思貞馳傳往按之。十二月，癸未，惲惶懼，自縊死。上知其非罪，深痛惜之，斬君澈等四人。

戊子，于闐王伏闍雄來朝。

辛卯，波斯王卑路斯來朝。

壬寅，天后上表，以為：「國家聖緒，出自玄元皇帝，請令王公以下皆習《老子》，每歲明經，准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策試。」又請「自今父在，為母服齊衰三年。又，京官八品以上，宜量加俸祿。」及其餘便宜，合十二條。詔書褒美，皆行之。

是歲，有劉曉者，上疏論選，以為：「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，書判為得人，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。況書判借人者眾矣。又，禮部取士，專用文章為甲乙，故天下之士，皆捨德行而趨文藝，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，雖日誦萬言，何關理體！文成七步，未足化人。況盡心卉木之間，極筆煙霞之際，以斯成俗，豈非大謬！夫人之慕名，如水趨下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，文藝為末，則多士雷奔，四方風動矣！」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上元二年〈（乙亥，公元六七五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丙寅，以于闐國為毘沙都督府，分其境內為十州，以于闐王尉遲伏闍雄為毘沙都督。

辛未，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；上不許。

二月，劉仁軌大破新羅之眾於七重城，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，斬獲甚眾。仁軌引兵還。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，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，三戰皆捷，新羅乃遣使入貢，且謝罪；上赦之，復新羅王法敏官爵。金仁問中道而還，改封臨海郡公。

三月，丁巳，天后祀先蠶於邙山之陽，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。

上苦風眩甚，議使天后攝知國政。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：「天子理外，后理內，天之道也。昔魏文帝著令，雖有幼主，不許皇后臨朝，所以杜禍亂之萌也。陛下奈何以高祖、太宗之天下，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！」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：「處俊之言至忠，陛下宜聽之。」上乃止。

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、左史劉禕之等，使之撰《列女傳》、《臣軌》、《百僚新戒》、《樂書》，幾千餘卷。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，時密令參決，以分宰相之權，時人謂之北門學士。禕之，子翼之子也。

夏，四月，庚辰，以司農少卿韋弘機為司農卿。弘機兼知東都營田，受詔完葺宮苑。有宦者於苑中犯法，弘機杖之，然後奏聞。上以為能，賜絹數十匹，曰：「更有犯者，卿即杖之，不必奏也。」

初，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瑰尚高祖女常樂公主，生女為周王顯妃。公主頗為上所厚，天后惡之。辛巳，妃坐廢，幽閉於內侍省，食料給生者，防人候其突煙，已而數日煙不出，開視，死腐矣。瑰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，令公主隨之官，仍絕其朝謁。

太子弘仁孝謙謹，上甚愛之；禮接士大夫，中外屬心。天后方逞其志，太子奏請，數迕旨，由是失愛於天后。義陽、宣城二公主，蕭淑妃之女也，坐母得罪，幽於掖庭，年逾三十不嫁。太子見之驚惻，遽奏請出降，上許之。天后怒，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、王遂古。己亥，太子薨於合璧宮，時人以為天后鴆之也。

壬寅，車駕還洛陽宮。五月，戊申，下詔：「朕方欲禪位皇太子，而疾遽不起，宜申往命，加以尊名，可謚為孝敬皇帝。」

六月，戊寅，立雍王賢為皇太子，赦天下。

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，有司希旨奏其罪；秋，七月，上金坐解官，澧州安置。

八月，庚寅，葬孝敬皇帝於恭陵。

戊戌，以戴至德為右僕射，庚子，以劉仁軌為左僕射，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。張文瓘為侍中，郝處俊為中書令，李敬玄為吏部尚書兼左庶子，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。劉仁軌、戴志德更日受牒訴，仁軌常以美言許之，至德必據理難詰，未嘗與奪，實有冤結者，密為奏辨。由是時譽皆歸仁軌。或問其故，至德曰：「威福者人主之柄，人臣安得盜取之！」上聞，深重之。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，誤詣至德，至德覽之未終，嫗曰：「本謂是解事僕射，乃不解事僕射邪！歸我牒！」至德笑而授之。時人稱其長者。文瓘時兼大理卿，囚聞改官，皆慟哭。文瓘性嚴正，諸司奏議，多所糾駁，上甚委之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儀鳳元年〈（丙子，公元六七六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徙冀王輪為相王。

納州獠反，敕黔州都督發兵討之。

二月，甲戌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；先是有華人任安東官者，悉罷之。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；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、兗等州者，皆置於建安。

天后勸上封中岳；癸未，詔以今冬有事於嵩山。

丁亥，上幸汝州之溫湯。

三月，癸卯，黃門侍郎來恆、中書侍郎薛元超並同中書門下三品。恆，濟之兄；元超，收之子也。

甲辰，上還東都。

閏月，吐蕃寇鄯、廓、河、芳等州，敕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發興、鳳等州兵以御之。

己卯，詔以吐蕃犯塞，停封中岳。乙酉，以洛州牧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，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，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，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，以討吐蕃。二王皆不行。

庚寅，車駕西還。

甲寅，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戊午，車駕至九成宮。

六月，癸亥，黃門侍郎晉陵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秋，八月，乙未，吐蕃寇疊州。

壬寅，敕：「桂、廣、交、黔等都督府，比來注擬土人，簡擇未精，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，仍令御史同往注擬。」時人謂之南選。

九月，壬申，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、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，罪當除名；上特命殺之。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：「二人罪不當死。」上曰：「善才等斫陵柏，我不殺則為不孝。」仁傑固執不已，上作色，令出，仁傑曰：「犯顏直諫，自古以為難。臣以為遇桀、紂則難，遇堯、舜則易。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，是法不信於人也，人何所措其手足！且張釋之有言：『設有盜長陵一抔土，陛下何以處之？』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，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？臣不敢奉詔者，恐陷陛下於不道，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。」上怒稍解，二人除名，流嶺南。後數日，擢仁傑為侍御史。

初，仁傑為并州法曹，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。崇質母老且病，仁傑曰：「彼母如此，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！」詣長史蘭仁基，請代之行。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葉，因相謂曰：「吾輩豈可不自愧乎！」遂相與輯睦。

冬，十月，車駕還京師。

丁酉，祫享太廟，用太學博士史璨議，禘後三年而祫，祫後二年而禘。

郇王素節，蕭淑妃之子也，警敏好學。天后惡之，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。乾封初，敕曰：「素節既有舊疾，不須入朝。」而素節實無疾，自以久不得入覲，乃著《忠孝論》。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。後見之，誣以贓賄，丙午，降封翻陽王，袁州安置。

十一月，壬申，改元，赦天下。

庚寅，以李敬玄為中書令。

十二月，戊午，以來恆為河南道大使，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，尚書左丞鄢陵崔知悌、國子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，分道巡撫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儀鳳二年〈（丁丑，公元六七七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乙亥，上耕籍田。

初，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，扶餘隆畏新羅之逼，不敢留，尋亦還朝。二月，丁巳，以工部尚書高藏為遼東州都督，封朝鮮王，遣歸遼東，安輯高麗餘眾；高麗先在諸州者，皆遣與藏俱歸。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，封帶方王，亦遣歸安輯百濟餘眾，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。時百濟荒殘，命隆寓居高麗之境。藏至遼東，謀叛，潛與靺鞨通；召還，徙邛州而死，散徙其人於河南、隴右諸州，貧者留安東城傍。高麗舊城沒於新羅，餘眾散入靺鞨及突厥，隆亦竟不敢還故地，高氏、扶餘氏遂亡。

三月，癸亥朔，以郝處俊、高智周並為左庶子，李義琰為右庶子。

夏，四月，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大安，公謹之子也。

詔以河南、北旱，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。侍御史寧陵劉思立上疏，以為：「今麥秀蠶老，農事方殷，敕使撫巡，人皆竦手卞，忘其家業，冀此天恩，聚集參迎，妨廢不少。既緣賑給，須立簿書，本欲安存，更成煩擾。望且委州縣賑給，待秋深務閒，出使褒貶。」疏奏，謐等遂不行。

五月，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，擒鎮將杜孝升，令繼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，考升固執不從。吐蕃軍還，捨孝升而去，孝升復帥餘眾拒守。詔以孝升為游擊將軍。

秋，八月，徙周王顯為英王，更名哲。

命劉仁軌鎮洮河軍。冬，十二月，乙卯，詔大發兵討吐蕃。

詔以顯慶新禮，多不師古，其五禮並依《周禮》行事。自是禮官益無憑守，每有大禮，臨時撰定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儀鳳三年〈（戊寅，公元六七八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后於光順門。

劉仁軌鎮洮河，每有奏請，多為李敬玄所抑，由是怨之。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，欲中傷之，奏言：「西邊鎮守，非敬玄莫可。」敬玄固辭，上曰：「仁軌須朕，朕亦自往，卿安得辭！」丙子，以敬玄代仁軌為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，仍檢校鄯州都督。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孝逸等發劍南、山南兵以赴之。孝逸，神通之子也。

癸未，遣左金吾將軍曹懷舜等分往河南、北募猛士，不問布衣及仕宦。

夏，四月，戊申，赦天下，改來年元為通乾。

五月，壬戌，上幸九成宮。丙寅，山中雨，大寒，從兵有凍死者。

秋，七月，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。

上初即位，不忍觀《破陣樂》，命撤之。辛酉，太常少卿韋萬石奏：「久寢不作，懼成廢缺。請自今大宴會復奏之。」上從之。

九月，辛酉，車駕還京師。

上將發兵討新羅，侍中張文瓘臥疾在家，自輿入見，諫曰：「今吐蕃為寇，方發兵西討；

新羅雖云不順，未嘗犯邊，若又東征，臣恐公私不堪其弊。」上乃止。癸亥，文瓘薨。

丙寅，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，兵敗，工部尚書、左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。時審禮將前軍深入，頓於濠所，為虜所攻，敬玄懦怯，按兵不救。聞審禮戰沒，狼狽還走，頓於承風嶺，阻泥溝以自固，虜屯兵高岡以壓之。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，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，虜眾潰亂，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，敬玄乃收餘眾還鄯州。

審禮諸子自縛詣闕，請入吐蕃贖其父；敕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。比至，審禮已病卒，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；吐蕃哀之，還其屍，易從徒跣負之以歸。上嘉黑齒常之之功，擢拜左武衛將軍，充河源軍副使。

李敬玄之西征也，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，及敗，敕師德收集散亡，軍乃復振。因命使於吐蕃，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。師德宣導上意，諭以禍福，贊婆甚悅，為之數年不犯邊。師德遷殿中侍御史，充河源軍司馬，兼知營田事。

上以吐蕃為憂，悉召侍臣謀之，或欲和親以息民；或欲嚴設守備，俟公私富實而討之；或欲亟發兵擊之。議竟不決，賜食而遣之。

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，言御吐蕃之策，以為：「理國之要，在文與武。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，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，是皆何益於理亂哉！故陸機著《辨亡》之論，無救河橋之敗，養由基射穿七札，不濟鄢陵之師，此已然之明效也。古語有之：『人無常俗，政有理亂；兵無強弱，將有巧拙。』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，勇力為末。今朝廷用人，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，彼皆庸人，豈足當閫外之任！李左車、陳湯、呂蒙、孟觀，皆出貧賤而立殊功，未聞其家代為將也。

「夫賞罰者，軍國之切務，苟有功不賞，有罪不誅，雖堯、舜不能以致理。議者皆云：『近日征伐，虛有賞格而無事實。』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，徒惜勳庸，恐虛倉庫。不知士不用命，所損幾何！黔首雖微，不可欺罔。豈得懸不信之令，設虛賞之科，而望其立功乎！自蘇定方征遼東，李勣破平壤，賞絕不行，勳仍淹滯，不聞斬一台郎，戮一令史，以謝勳人。大非川之敗，薛仁貴、郭待封等不即重誅，向使早誅仁貴等，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！臣恐葉蕃之平，非旦夕可冀也。

「又，出師之要，全資馬力。臣請開畜馬之禁，使百姓皆得畜馬；若官軍大舉，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，則皆為官有。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強，若聽人間市而畜之，乃是損彼之強為中國之利也。」先是禁百姓畜馬，故元忠言之。上善其言，召見，令直中書省，仗內供奉。

冬，十月，丙午，徐州刺史密貞王元曉薨。

十一月，壬子，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來恆薨。

十二月，詔停來年通乾之號，以反語不善故也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調露元年〈（己卯，公元六七九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己酉，上幸東都。

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、高山、上陽等宮，制度壯麗。上陽宮臨洛水，為長廊亙一里。宮成，上移御之。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，弘機坐免官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，朝廷畏之。仁傑奏其奸，請付法回，上特原之，仁傑曰：「國家雖乏英才，豈少本立輩！陛下何惜罪人，以虧王法。必欲曲赦本立，請棄臣於無人之境，為忠貞將來之誡！」本立竟得罪，由是朝廷肅然。

庚戌，右僕射、太子賓客道恭公戴至德薨。

二月，壬戌，吐蕃贊普卒，子器弩悉弄立，生八年矣。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，有弟生六年，在論欽陵軍中。國人畏欽陵之強，欲立之，欽陵不可，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。

上聞贊普卒，嗣主未定，命裴行儉乘間圖之。行儉曰：「欽陵為政，大臣輯睦，未可圖也。」乃止。

夏，四月，辛酉，郝處俊為侍中。

偃師人明崇儼，以符咒幻術為上及天后重，官至正諫大夫。五月，壬午，崇儼為盜所殺，

求賊，竟不得。贈崇儼侍中。

丙戌，命太子監國。太子處事明審，時人稱之。

戊戌，作紫桂宮於澠池之西。

六月，辛亥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初，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，侵逼安西，朝議欲發兵討之。吏部侍郎裴行儉曰：「吐蕃為寇，審禮覆沒，干戈未息，豈可復出師西方！今波斯王卒，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，宜遣使者送歸國，道過二虜，以便宜取之，可不血刃而擒也。」上從之，命行儉冊立波斯王，仍為安撫大食使。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己副，仍令檢校安西都護。

秋，七月，己卯朔，詔以今年冬至有事於嵩山。

初，裴行儉嘗為西州長史，及奉使過西州，吏人郊迎，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，且揚言天時方熱，未可涉遠，須稍涼乃西上。阿史那都支覘知之，遂不設備。行儉徐召四鎮諸胡酋長謂曰：「昔在西州，縱獵甚樂，今欲尋舊賞，誰能從吾獵者？」諸鬍子弟爭請從行，近得萬人。行儉陽為畋獵，校勒部伍，數日，遂倍道西進。去都支部落十餘里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，外示閒暇，似非討襲，續使人促召相見。都支先與李遮匐約，秋中拒漢使，猝聞軍至，計無所出，帥其子弟迎謁，遂擒之。因傳其契箭，悉召諸部酋長，執送碎葉城。簡其精騎，輕繼，晝夜進掩遮匐，途中，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者同來；行儉釋遮匐使者，使先往諭遮匐以都支已就擒，遮匐亦降。於是囚都支、遮匐以歸，遣波斯王自還其國，留王方翼於安西，使築碎葉城。

冬，十月，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、奉職二部俱反，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，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，眾數十萬。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、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、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。嗣業等先戰屢捷，因不設備；會大雪，突厥夜襲其營，嗣業狼狽拔營走，眾遂大亂，為虜所敗，死者不可勝數。大智、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，得入單于都護府。嗣業減死，流桂州，大智、景嘉並免官。

突厥寇定州，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，虜疑有伏，懼而宵遁。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，

事洩，上令元軌窮其黨與，元軌曰：「強寇在境，人心不安。若多所逮系，是驅之使叛也。」乃獨殺嘉運，餘無所問，因自劾違制。上覽表大喜，謂使者曰：「朕亦悔之，向無王，失定州矣。」自是朝廷有大事，上多密敕問之。

壬子，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。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，以備突厥。突厥扇誘奚、契丹侵掠營州，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。

庚申，詔以突厥背誕，罷封嵩山。

癸亥，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，並請和親，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普之葬。

十一月，戊寅朔，以太子左庶子、同中書門下三品高智周為御史大夫，罷知政事。

癸未，上宴裴行儉，謂之曰：「卿有文武兼資，今授卿二職。」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。甲辰，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，將兵十八萬，並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、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暕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，並受行檢節度。務挺，名振之子也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永隆元年〈（庚辰，公元六八零年）〉

春，二月，癸丑，上幸汝州之溫湯；戊午，幸嵩山處士三原田游巖所居；己未，幸道士宗城潘師正所居，上及天后、太子皆拜之。乙丑，還東都。

三月，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，擒其酋長奉職，可汗泥熟匐為其下所殺，以其首來降。

初，行儉行至朔川，謂其下曰：用兵之道，撫士貴誠，制敵尚詐。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，士卒凍餒，故敗。今突厥必復為此謀，宜有以詐之。」乃詐為糧車三百乘，每車伏壯士五人，各持陌刀、勁弩，以羸兵數百為之援，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；虜果至，羸兵棄車散走。虜驅車就水草，解鞍牧馬，欲取糧，壯士自車中躍出，擊之，虜驚走，復為伏兵所邀，殺獲殆盡，自是糧草運行者，虜莫敢近。

軍至單于府北，抵暮，下營，掘塹已周，行儉遽命移就高岡；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，不可復動，行儉不從，趣使移。是夜，風雨暴至，前所營地，水深丈餘。諸將驚服，問其

故，行儉笑曰：「自今但從我命，不必問其所由知也。」

奉職既就擒，餘黨走保狼山。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，且區處餘寇，行儉引軍還。

夏，四月，乙丑，上幸紫桂宮。

戊辰，黃門侍郎閻喜、裴炎、崔知溫、中書侍郎京兆王德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。知溫，知悌之弟也。

秋，七月，吐蕃寇河源，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。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。常之以河源衝要，欲加兵戍之，而轉輸險遠，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，開屯田五千餘頃，歲收五百餘萬石，由是戰守有備焉。

先是，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，以斷吐蕃通蠻之路。吐蕃以生羌為鄉導，攻陷其城，以兵據之，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。吐蕃盡據羊同、党項及諸羌之地，東接涼、松、茂、嶲等州；南鄰天竺，西陷龜茲、疏勒等四鎮，北抵突厥，地方萬餘里，諸胡之盛，莫與為比。

丙申，鄭州刺史江王元祥薨。

突厥餘眾圍雲州，代州都督竇懷悊、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。

八月，丁未，上還東都。

中書令、檢校鄯州都督李敬玄，軍既敗，屢稱疾請還；上許之。既至，無疾，詣中書視事；上怒，丁巳，貶衡州刺史。

太子賢聞宮中竊議，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，內自疑懼。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，嘗密稱「太子不堪承繼，英王貌類太宗」。又言「相王相最貴」。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《少陽正范》及《孝子傳》以賜太子，又數作書誚讓之，太子愈不自安。

及崇儼死，賊不得，天后疑太子所為。太子頗好聲色，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暱，多賜之金

帛。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，不聽。天后使人告其事。詔薛元超、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，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，以為反具；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。上素愛太子，遲回欲宥之，天后曰：「為人子懷逆謀，天地所不容；大義滅親，何可赦也！」甲子，廢太子賢為庶人，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，幽於別所，黨與皆伏誅，乃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士民。承慶，思謙之子也。

乙丑，立左衛大將軍、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，改元，赦天下。

太子洗馬劉訥言嘗撰《俳諧集》以獻賢，賢敗，搜得之，上怒曰：「以《六經》教人，猶恐不化，乃進俳諧鄙說，豈輔導之義邪！」流訥言於振州。左衛將軍高真行之子政為太子典膳丞，事與賢連，上以付其父，使自訓責。政入門，真行以佩刀刺其喉，真行兄戶部侍郎審行又刺其腹，真行兄子璿斷其首，棄之道中。上聞之，不悅，貶真行為睦州刺史，審行為渝州刺史。真行，士廉之子也。

左庶子、同中書門下三品張大安坐阿附太子，左遷普州刺史，其餘宮僚，上皆釋其罪，使復位，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；右庶子李義琰獨引咎涕泣，時論美之。

九月，甲申，以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德真為相王府長史，罷政事。

冬，十月，壬寅，蘇州刺史曹王明、沂州刺史嗣蔣王煒，皆坐故太子賢之黨，明降封零陵郡王，黔州安置；煒除名，道州安置。

丙午，文成公主薨於吐蕃。

己酉，車駕西還。

十一月，壬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開耀元年〈（辛巳，公元六八一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突厥寇原、慶等州。乙亥，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將兵屯涇、慶二州以備突厥。

庚辰，以初立太子，敕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，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。太常博士

袁利貞上疏，以為：「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，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，請命婦會於別殿，九部伎自東西門入，其散樂伏望停省。」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；宴日，賜利貞帛百段。利貞，昂之曾孫也。

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，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來，盡忠帝室，謂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，而為歷代佐命，恥與為比，嘗曰：「所貴於名家者，為其世篤忠貞，才行相繼故也。彼鬻婚姻求祿利者，又烏足貴乎！」時人是其言。

裴行儉軍既還，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，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為寇。癸巳，以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，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、幽州都督李文暕為副，將兵討之。

二月，天后表請赦杞王上金、鄫陽王素節之罪；以上金為沔州刺史，素節為岳州刺史，仍不聽朝集。

三月，辛卯，以劉仁軌兼太子少傅，餘如故。以侍中郝處俊為太子少保，罷政事。

少府監裴匪舒，善營利，奏賣苑中馬糞，歲得錢二十萬緡。上以問劉仁軌，對曰：「利則厚矣，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，非嘉名也。」乃止。匪舒又為上造鏡殿，成，上與仁軌觀之，仁軌驚趨下殿。上問其故，對曰：「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適視四壁有數天子，不祥孰甚焉！」上遽令剔去。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前軍擊突厥。或告「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在黑沙北，左右才二十騎以下，可徑往取也。」懷舜等信之，留老弱於瓠廬泊，帥輕銳倍道進，至黑沙，無所見，人馬疲頓，乃引兵還。

會薛延陀部落欲西詣伏念，遇懷舜軍，因請降。懷舜等引兵徐還，至長城北，遇溫傅，小戰，各引去。至橫水，遇伏念，懷舜、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為方陳，且戰且行；經一日，伏念乘便風擊之，軍中擾亂，懷舜等棄軍走，軍遂大敗，死者不可勝數。懷舜等收散卒，斂金帛以賂伏念，與之約和，殺牛為盟。伏念北去，懷舜等乃得還。夏。五月，丙戌，懷舜免死，流嶺南。

己丑，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，破之，收其糧畜而還。常之在軍七年，吐蕃深畏之，不敢犯邊。

初，太原王妃之薨也，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為女官以追福。及吐蕃求和親，請尚太平公主，

上乃為之立太平觀，以公主為觀主以拒之。至是，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。紹母，太宗女城陽公主也。

秋，七月，公主適薛氏，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。燎炬相屬，夾路槐木多死。紹史顗以公主寵盛，深憂之，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，克構曰：「帝甥尚主，國家故事，苟以恭慎行之，亦何傷！然諺曰：『娶婦得公主，無事取官府。』不得不為之懼也。

天后以顗妻蕭氏及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，欲出之，曰：「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邪！或曰：「蕭氏，瑀之侄孫，國家舊姻。」乃止。

夏州群牧使安元壽奏：「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，喪馬一十八萬餘匹，監牧吏卒為虜所殺掠者八百餘人。」

薛延陀達渾等五州四萬餘帳來降。

甲午，左僕射兼太子少傅、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固請解僕射；許之。

閏七月，丁未，裴炎為侍中，崔知溫、薛元超並守中書令。

上征田游巖為太子洗馬，在東宮無所規益。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：「足下負巢、由之俊節，傲唐、虞之聖主，聲出區宇，名流海內。主上屈萬乘之重，申三顧之榮，遇子以商山之客，待子以不臣之禮，將以輔導儲貳，漸染芝蘭耳。皇太子春秋鼎盛，聖道未周，僕以不才，猶參庭諍，足下受調護之寄，是可言之秋，唯唯而無一談，悠悠以卒年歲。向使不餐周粟，僕何敢言！祿及親矣，以何酬塞？想為不達，謹書起予。」游巖竟不能答。

庚申，上以服餌，令太子監國。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，多縱反間，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浸相猜貳。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，以輕騎襲曹懷舜。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，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。伏念與曹懷舜等約和而還，比至金牙山，失其妻子輜重，士卒多疾疫，乃引兵北走保細沙，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、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。伏念請執溫傅以自效，然尚猶豫，又自恃道遠，唐兵必不能至，不復設備。敬同等軍到，伏念狼狽，不能整其眾，遂執溫傅，從間道詣行儉降。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，將士皆震恐。行儉曰：「此乃伏念執溫傅來降，非他盜也。然受降如受敵，不可無

備。」乃命嚴備，遣單使迎前勞之。少選，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傅詣軍門請罪。行儉盡平突厥餘黨，以伏念、溫傅歸京師。

冬，十月，丙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壬戌，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。乙丑，改元。丙寅，斬阿史那伏念、阿史德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。

初，行儉許伏念以不死，故降。裴炎疾行儉之功，奏言：「伏念為副將張虔勖、程務挺所逼，又回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，窮窘而降耳。」遂誅之。行儉歎曰：「渾、浚爭功，古今所恥。但恐殺降，無復來者。」因稱疾不出。

丁亥，新羅王法敏卒，遣使立其子政明。

十一月，癸卯，徙故太子賢於巴州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